

夜宿毛垭

□谷俊德（白族）

夏夜，一条花蛇沿着木楼脚悄悄滑行。我推开门，正准备跳下阶檐，与蛇争道，腿上留下了一颗黄豆大的痕印。天，我遇到蛇仙？我宿在哪里？

“我夜宿毛垭呀！”我扶着木壁，借助电筒光，看着伤口，又看着花蛇，心才稍稍平静：“这是一条无毒毒蛇。自家喂的一条，专赶老鼠！”主人老杨笑嘻嘻告诉我。

“喂蛇？赶老鼠？”我第一次夜宿毛垭。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事。“毛垭老鼠多，蛇是老鼠天敌，养一条蛇比一只猫更有价值！”老杨向我介绍喂蛇抓老鼠的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来毛垭采访，纯属意外。老同学王成均邀我采访一个红军村，定点在桑植县毛垭。当时我对毛垭没有一点印象。我俩走到半山腰，一条峭壁的悬崖小道让我记住了毛垭的险。这是毛垭唯一的进出通道，在一个大绝壁上打条路，那路窄、小、滑，一脚踩下去，泥石扑扑往下掉。下面是刀削一样陡峭的峡谷，一脚失足，人就驾雾腾云跌进溪谷之中。好不容易手当脚，脚当手地爬过。才知道毛垭，就这么“厉害”，“厉害”得让人胆颤心惊。“厉害”得让人不想来第二次，但又第二次不想不来？为何？“毛垭是红军村！”

毛垭这个红军村，因贺龙三上毛垭而出名。村里人都是红军的后代。随便问问，村民都能说出许多精彩故事，特别是贺龙在毛垭的故事。

老杨是村里的文书，他爷爷就是红军。当年随贺龙南征北战，红军长征后，他爷爷被迫扒壕，落成残废。那一夜，老杨见我睡意全无，索性燃堆火，与我拉家常。毛垭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六月晚上烧火烤，中午热得打赤膊”。气温相差悬殊。

“毛垭原有二十多人当红军，最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老杨说，“这二十多人，有的葬在山沟，有的埋在树下，有的葬到野岭上。他们有亲戚，有后人，我们村里想建个红军烈士陵园，将这些忠骨集中入葬。”

“好呀！这叫吃苦不忘本，感恩要思源。”我说，“毛垭，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这些英烈洒热血、抛头颅用生命换来的。如果我们漠视英烈的归宿，就是一种无情无义的表现。”

老杨说：“村里计划今年就动工，旧址就在我屋对面的一个小坪，建成后，还计划对外人和游客开放。”

“这是一招胜棋。”我赞叹道。

毛垭人就这祥，穷则思变，变则思路，找一个好出路，对村庄、对毛垭人、对毛垭的土地……都是一种执着的回报与感恩。

“现在，毛垭变祥了，路通了，水有了，粽叶、烤烟成为村里的经济支柱，村里人都有了电视机、电话，还有车跑运输！我们村再也不穷了。”老杨骄傲地向我如数家珍。

月亮升起来。村庄非常宁静。我踩着明月，呼吸着毛垭山上的空气，看到对面那座当年红军跳崖的云头山，依然挺拔高耸，是在向我们倾述当年那泣鬼神惊天地的红色往事吗？

脚下又感觉到有一种软缠缠东西在蠕动，一看，呀，又是它——一条美丽的菜花蛇，在巡视着她的土地。

“连蛇都是英雄，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对毛垭的蛇发出内心的感慨。

毛垭是英雄的村、红色的村。毛垭这地方，就是一本书，让我百读不厌，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思绪万千，让我燃烧一种红色激情。

这就是第一次夜宿毛垭的感受。时间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

第二次不得不去红军村，因为村里名人覃政兰突然去世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因为采访而相识，由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知成知己。覃政兰的爷爷是毛垭的红军战士。覃政兰像红军战士一样能吃苦耐劳。他只有一条腿可以走路，另一条腿患严重的骨髓瘤已经变形。走路需要借助一根拐杖，拄在地上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响声，让人心疼。

“他死前，都担心他的红军蜜，担心他结对扶贫的养蜂群众。他养蜂技术高，是周边几百残疾人的养蜂技术员。”熟人老杨提起覃政兰，伤心欲绝。多好的一个残疾人！多善良的一个村民！覃政兰的老木屋前许多人在打理他的丧事。

我来到灵堂，对着黑沉沉的棺柩，深情地弯下身子，默默地念道：“政兰，我的好兄弟！你对村民的功劳将被大山铭记，你一生苦累，却让四十三家结对帮扶的残疾人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你是一个民间英雄！”

外面的寒风有些冷，我们坐在堂屋前守灵。在乡间，守灵一般非常热闹。许多匠人和亲友都围绕灵柩转圈圈，请来的民间艺人还要打锣敲鼓，唱歌跳舞，通宵达旦，村民用这种方式送别昔日的亲人。夜半时分，我陪老杨去他家吊脚楼歇息。夜间总睡不着，刚躺下又被那锣鼓声惊醒。我索性起床，拉开灯后跑到院子里踱步。

夜间的毛垭村，灰蒙蒙的。这片土地真是厚重。当年红军的藏身地，留下了太多英雄们的故事，留下了先烈们太多的往事。今天的毛垭，又有太多的民间英雄为追求幸福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土地上。

天还没有亮，我和老杨打着手电筒在山洞行走。我们前去为覃政兰送葬，突然听到林子里有人唱早歌，歌名是《毛垭红军歌》：

红军种的粮，永远不绝，历久弥香。
红军酒的水，永远活着，至今不老。
红军酿的蜜，永远香甜，传颂千秋。
红军唱的歌，永远不灭，流传万代。

老杨来了兴趣，他开始对歌，轻轻地唱起《烧茶安铺迎红军》：

听说红军要进村，毛垭群众好开心。
急忙擦掉眼中泪，烧茶安铺迎红军。
最好腊肉拿出来，最好蜂蜜献出来。
最好歌儿唱出来，献给红军一家人。

夜宿毛垭，这个不眠之夜，留给了我许多启示。正是有像覃政兰这样的红军后代，毛垭千年穷根哪有不被拔掉的道理？



清晨，我被窗前一只崇山飞来的小鸟叫醒。

作为张家界人，天门山、七星山我已经游玩过好几次，而崇山却从未去过。有诗人写崇山“前切绝壁接苍穹，九曲盘山隐云踪。鹰嘴岩前听松啸，仙人溪畔觅仙踪。”我早就心驰神往，于是决定今天和舅舅游览崇山。

一只崇山的鸟早就在崇山的脚下迎接我们。有诗写道：“崇山峻岭瑞气飘，似仙妹女体态娇。”我从小便听过“崇山峻岭”这个成语，却不知崇山就在家门口。引经据典之下，惊觉崇山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崇山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慢慢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一只崇山的鸟说，说到崇山就不得不提到驩兜。他是黄帝重孙、部族首领，是尧的重臣，因向尧举荐共工而得罪了尧舜。驩兜与共工、三苗、鲧并称四凶，舜当权后，“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驩兜带领族人 and 投奔而来的其他部族辗转千里来到张家界崇山，建立了“天国崇山”。

一只崇山的鸟，不停地解说着自己的家园。这里泉水潺潺，绿树茵茵，伸手可以揽月，张嘴可以咬星，驴马自由奔跑，男女歌舞不停。男耕女织之余，他们多次举行规模盛大的“鼓社鼓会”，一派天国乐园气象。后来，帝王又派兵前来征讨，驩兜率部顽强抵抗了七八年，部族付出了巨大代价。驩兜死后就葬在崇山山顶，其后裔为避免战祸，除少数留居崇山外，大部分迁往周边各地，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了土家族、苗族、黎族。诸多部族的后裔也在史书和口碑上将驩兜奉为始祖。后世文人每遇不公时皆想起驩兜，沈佺期写道：“古来尧舜弊，何必罪驩兜？”瞿士衡写道：“卷土自应从窾父，滔天谁复放驩兜。”张琛写道：“未放前曾佐帝，盖怒无后始成凶。”

一只崇山的鸟

□钟钰伟

一只崇山的鸟，催我们前行。我们到了山脚下，才感受到崇山的巍峨与险峻。天门山有九十九道弯，崇山则有七十二道拐。从仙人溪沿着盘山公路盘旋而上，便发现道路明显加宽过。盘山公路峰回路转间，天门山和七星山时隐时现，与崇山隔空相望。沿途皆是峭壁密林，渺无人烟。道路两旁开满了不知名的小野花，倔强地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密林中鸟叫与蝉鸣此起彼伏，相映成趣。我们关闭空调打开车窗，贪婪地呼吸纯净的空气，吹拂着自然的风。顿觉神清气爽，酷热与烦恼皆抛诸脑后。一处急弯过后忽见观景台，此处视野开阔，平视云海，与天地融合，美不胜收。

一只崇山的鸟远眺群山，整个市区尽收眼底，不远处的荷花机场一览无余。仙人溪卧躺在山脚下，群山环绕中的碧波深潭，竟和宝峰湖有几分神似。观景台旁边有一块公告牌，上面描绘了崇山秋天漫山红叶的美景。也曾有诗人写道：“一片霜叶秋色浓，十月崇山满目红。层林浸染遍野香，游客长排峻岭中。”原来崇山最美的季节是秋季，我们约定好待到秋日再来崇山观枫看红叶。恋恋不舍地离开观景台，行不多时便看到一块醒目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七十二道弯驭风云，转过第三六道急弯，云海突然撞进怀里——这是崇山给勇者的见面礼！”落款是云端小镇。崇山，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让人迫不及待想一探究竟。

一只崇山的鸟，落在我们车顶上，与我们同行。沿着山路开了几十分钟，沿途只路过两三家餐饮民宿，路上都没见到田地和民宅。我不禁嘀咕，这崇山峻岭，山高林密，缺水少水，当地的老百姓靠什么生活呢，难道大部分已经搬到山下居住了？行至山顶，一切都豁然开朗。原来崇山山顶地势平缓，村民大都居住在山顶，山顶有黄桃、西瓜种植基地，有中科院蔬菜基地，有高山云雾茶基地，有动物养殖基地，还有氧养营地，云端小镇民宿等一些游乐场所，这是崇山人精准脱贫的好项目。最出人意料的是山顶竟然还有一个水库，那是一个绝美的好地方，在水库游玩令人心旷神怡。氧养基地是自驾游营地，里面可以停房车，可以露营和烧烤。云端小镇则是精致的别墅群，市区接近四十度的高温，来这里享受二十多度的夏日，堪称避暑圣地。我们在村子里闲逛，只见村民们都住着新建的房子，有些院子里还停着小车。我们在地势最高处找到了干净明亮的村部和小学，哪怕在山顶手机信号也一切正常。原来远在崇山之颠的小山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点都没有落下，政府和当地的老百姓一直在为崇山的发展同心戮力，探索发展农业和旅游业。

一只崇山的鸟，舍不得与我们分别。她还在与我们深情对话。她说，壮美的崇山，潜力巨大，目前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崇山有开阔地高山台地，植被覆盖率很高，还有原始森林、枫林和银杏林，被誉为“云端仙境”。冬季可观赏雾凇，秋天的红叶规模可媲美香山，还有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与峡谷地貌，拥有仙人溪、崇山瀑布、相公岩等自然景观。著名的崇山八景“龟蛇捧足、石梯仙径、瀑布双悬、洞口流春、挂鼓鸣岩、石门锁翠、云中插锡、佳门古坪”虽已蒙尘，但英姿焕发。还有很多重要的历史遗迹静静地掩藏在荒野中等待唤醒，驩兜墓、驩兜庙、驩兜屋场、崇山天国遗址。当这些上古文化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崇山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驩兜的后裔遍布大西南，崇山将成为大西南各少数民族朝圣的圣地。

感谢清晨的小鸟，她让我想起了崇山，让我领略了崇山的美，也看到了崇山的希望。多情的小鸟啊，你能再一次飞到我的窗前吗？

游武陵源

(组诗)

□ 龚国惊

仙女散花

云纱撕开一角
你悬在半空 历经三亿八千万年
依然举着满满的花篮
化作游人眼底的风景

当花瓣上的露珠
一不小心坠落成溪时
山便醒了
染七分霞色 三分月光

采药老人

脊背弯成弓弦
竹篓里的药香漫过悬崖
云雾在指缝游走
风掀起永不褪色的衣襟

他与岁月打赌
在陡峭处种下希望
就不再走了
甚至也不打算回家

他要一直等到
救人的秘方
仍在山岚里轻轻摇晃
而他自己一直向倦地
站立着 甘愿做
这方山水的
一味药引

夫妻岩

两块石头
把风吹成
两鬓斑白的老头
把晨昏熬成
皱纹满面的老大

洪水漫过誓言时
他们以血肉为盾
不死的灵魂 向世间
阐述什么是坚贞如一

如今石化的身躯里
仍奔涌着淡淡的心跳
游人举起相机
却拍不透
永远也拍不透
这凝固的永恒

骆驼峰

沙漠的盐粒
嵌进它的脚印
跋涉千里后
它在此将驼峰站成
永不倾斜的山脉

风掠过它的沉默
把迷路旅人的故事
酿成山间的雾
雪花掀开记忆
它恍惚回到 驼铃声声的故乡

千里相会

亿万年的季风
让彼此交换过体温
感知彼此的温度
还有对未知的好奇
常常向月亮寄托相思

候鸟也累了
洛阳的纸也买不到了
我们的信物堆积成山
你是谁 你到底在哪

直到某夜 月亮亮落
我们终于完成 这场
用整个地质纪年为代价的
天崩地裂 沧海巨变
天空中
松动的岩石簌簌滚落
也许是积攒太久的 滚烫眼泪

终于在一个浓雾散尽的清晨
凝成两汪深潭
心跳惊飞山雀
风裹着往事
在我们之间来回穿梭

众山顾眼中相拥相携
生生不息
未说出口的字句
都长成了 漫山遍野的花

御笔峰

把云海裁成宣纸
借风势悬腕
亿万年前 的岩浆 凝成

蘸满暮色的笔锋

云潮漫过砚台
笔尖挑破苍穹
千年霜雪作墨
天地铺展长卷

飞鸟掠过留白处
有人仰头辨认落款时
云瀑正漫过笔杆
将未干的墨色 洒染成
流动的山山水画

挥洒间

奇峰拔地而起
游人抬头仰望
诗行 早刻进
每一座峰的骨头里

贺龙元帅铜像

烟斗星火未熄
目光劈开迷雾
战马蹄踏 鬃毛卷着湘西风
背后 三千奇峰列阵

百年前

两把菜刀将黑夜
劈开一条不挠的口子
曙光和鲜血从口子里
喷涌而来
云雾翻涌时
犹见旌旗猎猎
指尖抚过马镫
唤醒一个世纪前的心跳

神堂湾

闪电劈开云层
深渊吞下呐喊
整个山谷战鼓震天

在神堂湾的故事里
谁也绕不开
风雨中的人喊马嘶 鼓角争鸣

土家人代代相传
那是向王天子擂鼓号令
千军万马正整装待发

旌旗掀起风雨
马蹄踏碎月光
八百年前的悲壮
在雾中重组
山风投递未寄的战书
寂静 是拉满的弓
每一个冤屈的灵魂
用正义的呐喊声
守护一方平安

空中田园

云梯垂落云端
农人把一根根奇峰
倒种在水田中
木犁划开雾
划开水中倒影
日头从幽谷中爬上来
一缕缕炊烟缠绕水稻生长

大声惊落满山坡翠色
阿妹的背篓摇晃着黄昏
摇晃着山歌 唤起
一轮月光 偷偷漫过田埂
羞得石头醉成酡颜
山下灯火 是揉碎的人间

金鞭溪

卵石磨成褪色的银币
静静躺在
青苔织就的绿毯上
游人弯腰拾起半块云影
又任它跌落回
溪流深处
溪流声处
此刻溪水正漫过
木栈道栏杆 漫过母亲牵着孩童
指向游鱼的手指

穿上家织锦的姑娘
站在石墩上刷抖音
纱裙掠过湿润的空气 惊起
岸边竹影摇晃
写生者的调色盘里
溪水正慢慢舒张 把青岩的轮廓
染成淡墨色的雾

暮色从林间渗出 我看见
卖葛根粉的老人收摊 他的扁担
挑起最后一缕夕阳
木牌上的字迹
被雨水反复冲刷 褪成
某个未被说出的故事

庸城人把谜语叫“昧子”，爱出谜语，也爱猜谜语，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谜语：昧子昧，跳起跑，抓住眉毛问你有几岁？这是个至今未解的谜语。

庸城人出的“昧子”大都与日常生活有关，谜底多是熟悉的东西。婆给孙子出了一个谜：“一个葫芦七个眼，泣的泣，喊的喊。”孙子挠了挠头，翘着嘴说：“一个葫芦哪有七个眼？婆，你骗人。”婆说：“你摸脑瓜数一哈。”孙子摸头一数，哈哈大笑起来：“果真七个眼哩。”婆又说：“青刺笼，白刺笼，左边扯，右边动。”孙子想了想，终于想到了眼睛。婆笑了，然后又说：“一对罐罐倒扑，里面装着面粉。”这回，孙子缩了缩鼻子猜到了。婆孙大笑。婆说：“我孙子聪明”。

门口银杏树上有鸦雀喳喳叫。婆说：“门口树上一只碗，天天落雨落不满。”孙子听了，嘿嘿笑：“傻婆，鸦雀窝啊。”婆又说：“对门树上一块铁，一天到晚唱到黑。”孙又笑着说：“鸦雀。”婆再看看孙子，孙子已经齐亮窗高了。

孙子最喜欢听婆讲故事。婆讲故事的条件就是猜谜语。很多次，孙子猜不出谜语，只能遗憾地进入梦乡。第二天，孙子把昨晚的谜语给阿娘一说，阿娘就笑了，说道：“你看哈，一棵树高又高，四面吊着杀猪刀，这不是扁豆嘛。一棵树矮又矮，四面吊着红摆摆，这不是辣椒么？”孙子把得到的谜底给婆一讲，婆只好接着给孙子讲故事。

“啊哈，张果老砍树，砍啊砍啊，张果老砍累了，打个哈欠，逮口酒睡着了，醒来一看，树又长好了，张果老又开始砍树，砍啊砍啊……”奶奶给孙子讲《张果老砍树》。

“婆婆，张果老砍的啥树？怎就老砍不倒呢？”孙子问。

婆说：“梭罗树，天上的仙树嘛。”孙子缠着婆：“还讲，还讲。”“有言在先，你先猜昧子。”婆出昧子：“红坛坛，绿盖盖，里面装的好菜菜。”

孙子这回没犹豫，说道：“酱瓜。”酱瓜就是西红柿，庸城人叫酱瓜。

于是，婆只好继续讲故事：“啊哈，古时候，有一天，天漏洞了，涨齐天大火了，水漫过了澧水河，漫进了庸城，人往迴龙观上跑，水漫上了迴龙观，人往子午台跑，眼看水就要漫上了子午台，这是就听见有人喊，你们看，女婿娘娘来了。众人往东方看去，果真看见女婿娘娘驾着祥云来了，只见她一手朝天门山抓去，天门山便出现了一个洞，女婿娘娘又抓了一把，天门山就出现了一个门。女婿娘娘驾着祥云把天补了，雨就停了。女婿娘娘把多余的石头往下一丢，石头就落在了峡溪上，变成了一座桥，叫自生桥。”

孙子说：“几时去看看自生桥。”婆说：“要去你自己去，从南门口坐渡船，走干溪，到三眼桥……”

“昧子”让庸城人的生活丰富多彩。正月十五，庸城张灯结彩，龙灯、狮子灯、蚌壳灯、虾灯，还有地花灯、高花灯，灯笼争强斗艳，而灯谜是庸城的一大特色。

这天，南杂行灯笼铺门口的大红灯笼上出了一则谜语：墙里开花墙外红，思想采花路不通，通得路来花要谢，一场欢喜一场空。

很多来买灯笼的人停下来，对着大红灯笼念了一遍，心里一笑，买了一个灯笼，提着灯笼高兴地走了。黑娃也来买灯笼，看了灯笼上的灯谜，对老板说，我给你出一个“昧子”：“指头大个宝，满屋装不到。”老板听了，二话没说，把一个灯笼递给黑娃。黑娃给钱，老板说免了。

修锁匠给修锁人出了一个“昧子”：“老鼠子爬枱枱，搵屁匣一枪枪。”修锁人说：“锁。”修锁匠又说：“我家好比一枝花，荣华富贵不爱他，称心如意人儿来，我家立即许给他。”修锁人说：“锁。”修锁匠说：“这锁修好了，不要你钱。”修锁人哪里肯，放下两个铜板，走了。

卖袜子的人出了一个“昧子”：“打你门前过，捡只烂牛角，吹又吹不响，打又打不破。”

卖鱼的人吆喝道：“一把刀，顺水飘，有眼睛，无眉毛。”

修伞匠出的“昧子”：“害了相思病，身体瘦如柴，盼得团圆日，不觉泪满腮。”

木匠出的“昧子”：“出门呱呱叫，回来叫呱呱，无论走多远，一黑便回家。”木匠把墨斗拿在手里，睁只眼闭只眼，正在弹墨线，手里的墨斗呱呱叫。

南门口撑船的胡麻子出了一个“昧子”：“在娘家青枝绿叶，到婆家面黄肌瘦，不提倒也罢了，提起来泪流满面。”居然这则谜语倒了来喝酒的田老满。两人喝着酒，田老满也出了一个“昧子”：“有硬有软，有长有短，白天休息，夜晚上班。”胡麻子骂道：“你这个痞子！”田老满说：“你想歪了，痞啥？这个是睡觉的床。”两人没分输赢，打了个平手，酒也没罚，各喝各的，一粒兰花豆，一口酒。

夏伏天里，婆坐在院子里，熏着艾蒿，摇着蒲扇，她有好多好多故事，也有好多好多“昧子”。

“天上住着人呢。”婆说。

“人在哪里？”孙子问。

“人是天上的星星。一颗星星，就是一个人哩。”

咪——这时，一颗流星划破天穹，落到山那边去了。婆说，地上少了一个人哩。婆的话让孙子似懂非懂。孙子从懵懂的童年慢慢长大，长大后开始明白婆的那些话。

上学那天，婆给孙子出了一个“昧子”：“一家兄弟多，上下并排坐，谁要进门来，决不轻放过。”孙子说：“牙齿，牙齿。”婆说：“我孙聪明，读得书来。”

婆出的最后一个“昧子”是孙子高中毕业，准备去长沙读书。婆说：“高山顶上有家人，一年四季关着门，门上写着姓和名，世间无人能叫开。”

关于这个谜，世间问婆，婆神秘地笑笑，说有那么一天你也会明白。

1943年立冬那天，庸城有第一座火力发电厂，宋老财拿着那袋装着灯泡吧哒一阵也没点着，没好气地说：“这灯不能点烟，卵用。”后来有人给出了一个谜：看不见，摸得着，碰上它，别想活。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谜底：电！

庸城「昧子」

□胡家胜